

詩

經

原

始

詩經原始卷之五目錄

國風

五

王

十首

黍離 閔宗周也

君子于役 婦人思夫遠行無定也

君子陽陽 賢者自樂仕於伶官也

揚之水 成卒怨也

中谷有蓷 閔嫠婦也

兔爰 傷亂始也

鴻臚 民窮無所依也

采葛 懷友也

大車 征夫歎也

丘中有麻 招賈偕隱也

鄭二十一首

縞衣 美鄭武公好貴也

將仲子 諷世以禮自持也

叔于田 刺莊公縱弟田獵自喜也

大叔于田 刺莊公縱弟恃勇而勝衆也

清人 刺鄭文公棄其師也

羔裘 美鄭大夫也

道大路 挑君子勿遠行也

文曰鶴鳴 賢婦營夫以成德也

有女同車 謂鄭太子忽以昏齊也

山有扶蘇 刺世矣非所美也

薄兮 謂朝臣共扶危也

狡童 憂君爲羣小所弄也

褰裳 思見正於益友也

丰 悔仕進不以禮也

東門之墠 有所思而未得見也

風雨 懷友也

子衿 傷學校廢也

揚之水 謂疑

出其東門 不慕非禮色也

野有蔓草 朋友相期會也

溱洧 刺淫也

詩經原始卷之五

賓南方玉潤鴻臚氏撰

國風

五

王

州集傳王謂周東都洛邑王城畿內六百里之地在禹貢洛陽漸滙州之南也周室之初文武定豐都於洛邑而曰申侯立之是爲宗伯始營洛邑爲時會諸侯西侯宜宣州分其猶禮所曰狼居於周天子之廟廟之之來然其城文字皆非亦傳丁於侯自都之三上其廟風雅頌亦不以得號是鄭

禮比不辨何以言詩况養烹宏深尤爲難設無怪其多譯誤也然則王何以不到於二廟之後而序於三衛之末三衛者殷故都也首之見發風所由始王成者周東轍也次之藏于政所由衰是二者皆發風之首而世道之升降亦

寓焉

黍離閔宗周也

古原只抵六字而  
一往情深低徊無  
限此可以攝學案  
神哲人憑弔身中  
地唱也古人劉諭  
詳注云古諸詩法  
各取其旨用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道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一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遇  
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二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道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三

右黍離三章章十句小序曰閔宗周也大序謂周大夫行役至  
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頽廢彷徨不忍去

是爲得之而姚氏猶以爲偶中未免失之過刻也及韓詩云忝  
離伯封作則又怪誕無稽不可從惟是周轍既東無復西幸文  
武成康之舊一旦灰燼蕩然無存有心斯世者所爲目擊心傷  
不能無慨於其際焉特無如當時之君臣苟且偷安罔思自奮  
以王室之尊下等侯服甘心而不顧者何哉朱氏善曰周之王  
業公劉開拓之於豳太王創造之於岐文王光大之於豐武王  
成就之於鎬皆在西都八百里之內其土地則先王之土地其  
人民則先王之人民也爲子孫者正當守之而不去今乃舉舊  
都棄之而卽安於東行役之大夫旣已見而憂之且追怨之豈  
容付之無可奈何而已耶謂宜請於平王號令諸侯整師輯旅  
光復舊物諸侯見王之有志孰不奔走而服從當是時晉之義

和鄭之振突既皆王室之舊燕齊藉太公之故基魯承周公之遠烈術憑康叔之威靈亦皆足以左右王室而王自棄之爲之臣者又寂無一人以爲言恤周戴之不西有由矣去此又以恢復事實之行役大夫持論未嘗不正然當時情事則必有難言焉者故不得已而形諸歌咏以寄其悽愴無已之心觀其呼天上訴一咏不已再三反覆而咏嘆之則其情亦可見矣誰得以千載下人追究千載上事而得其實在情形哉

**集解** 穀傳曰 穀穀名苗似蘆高丈餘穗然色實圓莖挺少葉  
草膚本社云 穀似粟而非粟也 黃氏一正曰 穀離離穀穀傳  
有丹白黃黑四色粒多而黏著之可爲酒者也 離離穀穀亦  
穀也一名穀似黍而小或曰穀也 邁行 邁行 留連也 嘘  
之貌言也 邁行 邁行 留連也 嘘 嘘 吸吸閉塞也

醉苗

二擣同本韻

憂尤

一坎同本韻

天

一失叶人貞  
四反人貞

通韻

穗韻醉

同本韻

寶韻曉帆通韻

君子于役 婦人思夫道行無定也

勞歌情大真個道  
持揚寫如畫音序  
田字都詩恐無此  
真實自然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章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章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右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小序謂刺平王僞說以爲成申者之妻作胥靡也。詩到真極。羌無故實。亦自可傳。使三百詩人篇篇皆懷諷刺。則於忠厚之旨。何在於。陶情激性之意。又何存。此詩言情寫景。可謂真實。模至宣聖。雖欲刪之。亦有所不忍也。又況夫婦遠離。懷思不已。用情而得其正。卽詩之所爲教。又何必定

求其人以寶之而後謂有闕係作哉

集傳聲絕而樓曰斯第氏琰曰今寒猶告會棧也傳穿巷接廟會經云陸鳥曰樓木鳥曰宿估也笑猶鶴樓於七爲棧等氏述曰七棧也

標題期四時曰本韻來灰思支通韻月月樂眉括昌渴同

轉韻

君子陽陽 賢者自樂仕於伶官也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君子陶陶左執翫右招我由教其樂只且。

右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姚氏際恒曰大序謂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此据招之一字爲說臆測也集傳謂疑亦前篇婦人所作此据房之一字爲說更鄙而稚大抵樂必用詩故作樂者亦

作詩以摹寫之然其人其事不可考矣此種詩亦可無俟深考  
蓋三代賢人君子多隱仕於伶官以其得節禮樂可以陶情淑  
性而收和樂之功效或處一房之中或侍遊遊之際無不揚揚  
自得陶斯詠有以自樂其樂而何害其爲賢也耶然爲國而  
使賢人君子樂處下位不欲居尊以任事則其時勢亦可想而知  
此詩之所以存而不削歟

集說

簧

嚴氏集曰簧生之舌也陳氏陽曰樂記云瑟兒笙簧則簧之爲物笙竽有爲其美在中所以鼓中聲也

只

且

語助辭

陶陶

和樂釋言云胡聲也孫炎同道

之貌翻曰嘉舞者所持羽也教

通也

樂部

陽

歌房

並本韻

陶

樂教融本韻

且

六

二句自爲

韻

揚之水 戎卒怨也

揚之水不流東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一章揚之水不流東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二章揚之水不流東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三章

月予還歸哉

右揚之水三章章六句經文明明言戌申戌甫戌許而序偏云成于母家致啓鑿傳忘簪逆理之論是皆未嘗卽當日形勢而一思之耳夫周轍旣東楚實強盛京洛形勢左據成臯右控崤函背枕黃河而俯嵩高則中甫許實爲南服屏蔽而三國又非楚敵不得不戌重兵以相保守然後東都可以立圍觀於三國吳魏相持兩家重鎮必屯襄樊則往事可知平王此時不申甫許之是成而何成耶其所以致民怨嗟見諸歌咏而已若以

徵調不均瓜代又難必耳夫徵調不均則勞逸異勢瓜代難必  
則生聚無期不惟小民怨咨亦足見秉國者之措置乖方籌謀  
未善若宗周形勝則豈慮是哉此東都之不再振而西轍之難  
歸者有由然矣若沾沾謂其篤於母家致令久戍不歸則何異  
小兒夢囁不識時務之甚吾恐平王君臣竊相笑於地下也

揚

悠揚也水

緩流之貌

彼其之子

塞姚氏

際桓曰鄭氏謂處鄉里者

可通集傳

謂指

屯兵以

梁氏益曰申伯爵初爲侯平王母

室家則謬矣

申姜國楚靈王遷之今信陽之方

城內也

皇與表強州屬南陽府

楚木也

陸氏曰楚者楚地所

信陽軍屬汝南府並隸河南

楚出其一

名荆故楚入春秋稱

刑而荊州亦

集傳甫卽呂也亦姜姓舊呂刑或記作南荆而

以此木得名

甫孔氏以爲呂侯後爲甫侯是也王氏應麟曰史

記呂尚先禡爲四岳佐禹治水有功虞夏之際受封於呂括地

志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四十里呂氏春秋書在宛縣西

蒲

嚴氏榮曰毛以爲草鄭以爲蒲柳皆通許

集傳許國名有善

蒲葦

蒲草見陳澤陂

蒲柳

見陳東門之楊言姓今領昌府許昌

蝶是也皇虞表顏昌府許  
昌縣今開封許州豫河南

釋  
薪十一申同本韻懷佳歸微轉韻楚言甫裏通韻

蒲秀七反許六音叶韻

中谷有蓷閨嫠婦也

中谷有蓷嘆其乾矣有女仳離嘆其嘆矣嘆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中谷有蓷嘆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歎矣條其歎矣遇人之不淑矣  
中谷有蓷嘆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右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大序調凶年饑饉室家相乘集傳因之近是惟小序謂爲閨周未免小題大作夫一夫不獲時予之卒固王者之所以爲心而荒政不講以致小民流離失所尤爲

東周大病然遽以此爲閏周則周之可閏者正多也集傳又謂婦人賣物起與而自述其悲歎之詞閏閼呻吟咏固自有人而此云有女者則非其自咏可知矣杜詩此類甚多何必定指爲自作聖人刪詩至此存之以見王政之惡人民之困至於此極則其無以爲國之故亦大可悲張子云凡天下疲癃殘疾惄惄寡皆吾兄弟之顛迷而無告者也世之讀中谷有蕘而無以動其悲憫之懷者吾亦未如之何也已矣

集傳

蕘

孔氏頤達曰釋草云蕘蕘郭璞曰今莞蘋也陸璣疏云舊說及號博士周元明皆云菴閼是也韓詩及三荅說悉云益母案本草益母茺蔚也

孔氏頤達曰易曰姤失所之狀脩長也或萬物者莫喚乎大

化別也流離古者死喪儀禮告曰不淑亂氏所相口

曰義歎歌口不淑集傳古者死喪儀禮告曰不淑亂氏所相口

也先首難繼夫貞也再言不淑夫死也壘閼死

何如曰嘆溼集傳嘆溼者早熟則草位不敵

之生於溼者亦不免也啜啜

國風

召南 噴雞

本韻 脩十一尤升 獻廟十八淑星叶韻

溫聲四泣及孟本韻

兔爰傷亂始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罿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咷有兔爰爰雉離于罿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有兔爰爰雉離于罿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聽

右兔爰三章章七句序謂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搆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集傳遂謂庶幾寐而不動以死耳夫逢時多難縱欲無生何至求死所謂無咷無覺無聽者亦不過不欲言不欲見不欲聞已耳天下洶洶時事日非上則諸侯背叛射

王中肩君臣之義滅矣下則室家相棄有女仳離夫婦之情乖  
矣中則謂他人昆亦莫我聞兄弟之親又遠矣其始蓋由於申  
甫是成忘譬黨惡君無父子之恩民亦鮮倫常之義以致賢者  
退處下位不欲居高以聽政小人幸逃法網反得肆志而橫行  
於是狡者脫而介者烹奸者生而良者死所謂百凶並見百憂  
俱集時也詩人不幸遭此亂離不能不回憶生初猶及見西京  
盛世法制雖衰紀綱未壞其時尚幸無事也迨東都既遷而後  
桓文繼起霸業猶興而王綱愈墮天下乃從此多故彼若夢夢  
有如聾聵人又何言不惟無言且並不欲耳聞而目見之故不  
如長睡不醒之爲愈耳迨至長睡不醒一無聞見而思愈苦古  
之傷心人能無爲我同聲一痛哭哉此詩意也何至如集傳云

但求死耶

爰爰

集傳曰爰性陰狡爰云經董孔氏雜集傳雜耿介離也羅

翟翟

翟氏叢曰古注曉動也蓋動則憂寐則不知故欲無也翟也曉也曉氏際極曰曉字從口從音之故亦同小翟或宿或就卽此曉方宿動而有聲孔氏韻達曰釋器云翟謂之翟也翟曉不言之意後設較通學翟還也翟歸之學翟畏車也孫

炎炎

炎曰覆車網可造亦爲聲寐用以掩兒者也

轔轔

轔五爲四支叶轔曰上叶

嗁嗁

吾禾反嗁瓦何反嗁歌五叶韻

琴十一尤叶造十二

嗃嗃

民窮無所依也

𦵹𦵹

𦵹𦵹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父謂他父亦莫我顧一

𦵹𦵹

𦵹𦵹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母謂他母亦莫我有

𦵹𦵹

𦵹𦵹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昆謂他昆亦莫我聞

右葛藟三章章六句此詩不必深解但依集傳謂世衰民散有去其鄉里衆族而流離失所之作斯得之矣若必惟亦字語氣不協卽詩意方甚索然反無謂也葛藟本蔓生必有所依而後附今乃在河之濱與涣與滑無喬木高枝以引其條葉雖足自庇本根而本根已失奈之何哉故人一去鄉里遠其兄弟則舉目無親誰可因依雖欲謂他人之父以爲父而其父反惄然而不之顧卽欲謂他人之母以爲母而其母亦恝然而不我親父母且不可以僞托况昆弟乎則更澹焉如無聞也民情如此世道可知誰則使之然哉當必有任其咎者卽謂平王之棄其九族而民因無九族之親者亦奚不可

毛氏真已

孔氏傳達旦釋印云涣爲厯

許氏諭曰

水下爲

洗蕩而入皆

也昏

雅韻注音通鑑千  
家注解

濟父

目顧

七

遇叶韻

渙

四

母

二十

有

同叶韻

潛

昆元十三

闇文

十二

通韻

采萬懷友也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一

彼采蕭兮

一

日不見

如三秋兮

二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二

彼采蘋兮

二

日不見

如三章兮

右采葛三章章三句此詩明千古懷友佳章自集傳以爲淫  
奔者所託遺使天下後世士夫君子皆不敢有寄懷作也不知  
此老何以好爲刻薄之言若是至小序謂爲懼讒尤不足與辨  
夫良友情親如同夫婦一朝遠別不勝相思此正交情淵厚處  
故有三月三秋三歲之感也若泛泛相值轉面傾忘或市利相

交勢衰卽去豈尙能作此語故是詩之在衰朝亦世情之中流砥柱也而可無存乎

采蘋

蕭荻也孔氏傳連曰李巡曰荳一名蕭陸璣云今人所謂

采蘋  
荻萬者是也郊特牲旣奠然後蕡蕭合馨香是蕭所以

供祭

艾蒿屬爾雅艾水臺注艾蒿姚氏際恒曰或云艾必三年

祓也

艾方可治病故言三歲雖詩人之意未必如此然亦巧合

大有

采蘋

葛七月六轉韻 蕭二秋十一叶韻 艾九歲八通韻

大車 征夫歎也

大車檻檻毳衣如焚。豈不爾思畏子不敢。一大車喴喴毳衣如璫。豈不爾思畏子不奔。軒轂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三章

右大車三章章四句此詩若從序言以爲陳古以刺今則無以

處殺則異室之言蓋夫婦雖有別亦何至異室而分居如從集傳以爲淫奔有所畏則無以釋死則同穴之語蓋男女縱有情誰爲收斂而合葬此皆難以理論也惟姚氏際恒云僞傳說皆以爲周人從軍訛其室家之詩似可通此雖出於僞說而詩意真切詎得以其僞而少之歟周衰世亂征伐不一周人從軍迄無甯歲恐此生永無團聚之期故念其室家而與之訣絕如此然其情亦可慘矣

**大車** 鄭氏際恒曰 大車牛車 **毳衣** 姚氏際恒曰 濶衣毛布衣 **英** 集傳曰英爾宋指室子指主嘵嘵 鄭注之曰孔氏謂連曰嘵嘵行之貌故爲瑞者門之者嘵嘵 鄭注上言行之聲此言行之貌互相見也瑞花氏 叔達曰瑞玉韻色也禾之赤苗謂之瑞玉色如之穀也 穀生穴 增白也

櫛

九

歌

二十一

英

二十二

感

目

通韻

二十三

瑞

奔

二十四

本韻

室韻

宋獻子通鑑

丘中 招贊偕歸也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丘中有麥。彼留子  
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睇我佩  
玖。韋三

右丘中三章章四句小序謂恩賢毛鄭因之且以子嗟子國爲  
父子二人惟集傳反其所言以爲婦人望其所與私者之詞殊  
覺可異子嗟子國旣爲父子集傳且從其名矣則一婦人何以  
私其父子二人耶此真逆理悖言不圖先賢亦爲是論能無慨  
然惟是序傳亦有所疑子嗟子國旣爲人名則之子又何所指  
故姚氏以爲嗟國皆助辭嗟爲助辭可也國亦可爲助辭乎且

有麻卽望其來施施有麥卽望其來食有李卽望其遺我以佩  
玖上下文自相呼應猶韓子云盤之土可稼而食之意中間彼  
留彼留云者乃虛擬之辭耳嗟固助辭國卽彼國之國猶言彼  
留子於其國耶其國不可以久留也何不就我丘中有麻可以  
績而衣有麥可以種而食並有李可以相饋造其樂孰甚焉爾  
亦將有意其來以就食而互相爲禮耶似此訓釋又非思賢乃  
招賢以共隱耳周衰賢人放廢或越在他邦或尚留本國故互  
相招集退處丘園以自樂所謂桃花源尙在人間者是也

集注

麻

枲傳麻穀名子可

食皮可織爲布者

施

喜悅之聲宮氏韻譜曰

孟子曰施施從外來

集注

麻

枲六月可食

可織爲布者

施

四支叶

曉反

叶韻

麥附

十一

國質

十三

食

同

通韻

李細子

周

玖

二十一

十五

有

叶

韻

以上王詩凡十篇

案此冊詩皆亂離後作故其音節以怨而

美者著及西周之盛而承離則其民之困且艱也可知兄弟不保戍卒怨於前征夫歎於後也其始雖由朝當  
希亂國是日非君子不樂仕進或退處下位或違體上開  
朝廷之上無與爲國於是小人得進而用事如狡兔爰委  
無所忌憚故東都一從王綱不復再振國雖未亡而下等  
勿僥其與覆亡者相去幾何哉無怪其音之哀以思不止  
怨而怒矣後世杜甫遭天寶大亂故其中有無家別垂老  
別良友江頭白髮與此先後如出一轍杜作人稱詩  
者誰無窮仰慨況於其際哉

鄭

集傳鄭邑本在西鄭畿內或林之地宣王以封其弟友爲  
采地後爲幽王司徒而死於犬戎之難是爲桓公其子武  
公據突厥定平王於東都亦爲司徒又得虢晉之地乃徙其  
封而徙舊號於新邑是爲新鄭咸林在今陝西西安府華  
州新鄭卽今河南開封府新鄭縣然何以次於王胡氏紹  
公時王室多故謀及史伯寄帑於虢晉之分疆陰間天下故春秋成  
國然新鄭卽成吳榮陽虎牢之分疆陰間以陰謀營成

戰爭之多者無如鄭春秋初封四在西周圻內地即新徙亦嘗遷東都故祀風首殷周三都外卽次及於鄭焉

繡衣 美鄭武公好賢也

繡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一章繡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二章繡衣之祐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三章

右繡衣三章章四句序傳皆謂國人美武公築傳詩解悉從之無異說。惟季氏本以爲美武公好賢之詩。姚氏謂爲後說勝前賢不然。改衣適館授粲此豈臣下施於君上哉。無論鄭人不宜爲此言卽周人亦不當出此詞。其說是矣。愚謂改衣授粲非在上者之所難特難於適子之館而不憚煩焉耳。夫使龍飛鳳翥之士日來吾前而吾但爲之改衣授粲而不適其館。隆以禮貌

之謂何是徒以衣食餌國士而國士且望望然去尙得謂之好  
賈哉武公則於改衣授粲外而又能折節下交屢廬賓館居則  
虛衷以前席出則憑軾而過門羅賢以禮不以貌親賢以道尤  
以心賢所以樂爲用而共成輔國宏猷國人好之形諸歌咏寫  
其好賢無倦之心殆將與握髮吐哺後先相映爲萬世美談此  
綴衣之詩所由作也即謂之美武公也亦奚不可惟不宜以改  
衣適館授粲屬之國人耳

**綴衣**綴黑色周禮考工記三入爲緝五入爲縫七入爲綴注染  
成綴衣孔氏新連旦綴衣卽士冠禮所云衣服朝服綴帶素綴  
綴皮弁而服以蔽官舍名養大  
其所朝之政也館也粲也辟也

宜

宜四爲月本韻

館

十四早升

粲

十五叶韻

好

二十造

日本韻 蘭十一風叶作葉叶韻

將仲子 調世以禮自持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  
父母之言亦可畏也。一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二 諸兄之言亦可畏也。三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

將仲子  
三章

右將仲子三章章八句序謂刺莊公不勝其母以害其弟祭仲諫而弗聽特以詩中有父母兄弟仲子等字耳集傳從鄭漁仲說以爲無與莊公叔段事是矣而又以爲淫奔詩亦非蓋文心既有所異而不從則不得謂之爲齊亦不得謂之爲淫姚氏知

其然仍不能斷乃曰按此詩言鄭事多不合以爲淫詩則合是其誠亦尙游移未定耳此詩難保非采自民間閭巷鄙夫婦相愛慕之辭然其義有合於聖賢守身大道故太史錄之以爲涉世法夫使人心無所畏則富貴功名孰非可懷而可愛惟能以理制其心斯能以禮慎其守故或非義之當前心雖不能無所動而惕以人言可畏卽父母兄弟有所不敢欺則慄念頓消而天理自在是善於守身法也而謂之爲惡也得乎故左傳子展如晉賦此詩而衛侯得歸使其爲本國淫詩豈尙舉以自賦而復見許於他國歟此非淫詞斷可知已

集解

將也

君子字也

里也

孔氏頤達邑地官遂人云

五家爲

杞也

芻五都爲里是二十五家爲里也

柳屬也王氏應麟曰杞有三無折我樹杞柳屬也南山有杞

柳屬也

梓杞也

集子

范杞言采其杞屬有杞柳枸杞也

柳屬也

三十六種之三

策傳檮皮青滑澤  
材強韌可爲車

標題里四杞同本韻 爰陳十一母二十五有叶韻 懷佳畏未

叶於非反叶韻

叔于田 莩莊公縱弟田獮自喜也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章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莊

右叔于田三章章五句小序以爲刺莊公集傳及諸家皆謂無刺莊公意其實此詩約刺莊公無疑叔之恃寵而驕多行不義誰則使之莊公實使之也詩人不必明斥公非但極力冀將叔之游獵無度則其平日之遠君子而狎伍小人也可知卽叔之

驕縱無忌實莊公故縱其惡之意亦可見不然叔以國君介弟之親京城大叔之貴其所好者不廟在馳騁弋獵地也其所交者更不宜近飲酒服馬備也而何以日事田獵至于巷無居人飲酒以及服馬之不足相勝乎曰美且仁美且好美且武者詩人故爲此誇大詞以動莊公使其早爲之備亦如公子呂所云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之意云耳而謂此不義人真能得衆心歟讀詩者慎勿泥其辭而昧其義焉可也

采蘋

田

召南通載曰四時之田

里塗名爲田爲田除害也

巷

里塗也

狩

狩守也

冬獵

曰狩莊氏預曰

歲則取之

乘也孔氏顓述曰易稱服牛乘馬

無所擇也

服俱是芻服之義故服馬猶乘馬也

採蘋

田

先人十一同

仁

酒二十有好十九借叶

狩

六有好許月反叶

采蘋

田

先人十一同

仁

酒二十有好十九借叶

狩

六有好許月反叶

韻野二十一馬目上叶  
叶上與反馬讀補反武七叶韻

大叔于田 刺莊公縱弟恃勇而勝衆也

叔于田乘乘黑執轡如紅兩驂如舞叔在鼓火烈具舉袒裼吳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一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厲行叔在鼓火烈具揚叔簪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仁叔于田乘乘鵠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鼓火烈具臘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柂忌弓忌三

右大叔于田三章章十旬宋此詩與前篇同爲刺莊公縱弟游獵之作但前篇虛寫此篇實賦前篇私游此篇從獵而愈矜其勇也詩曰袒裼黑虎獻于公所舉虎危事太叔至親而叔以此驕其兄則恃勇無君之心已可概見莊公時不惟不怒其無禮

而且勞而歎之曰將叔無狃戒其傷女豈真愛之耶賓縱之以  
蹈於危耳詩人竊破此隱故特咏之以爲誅心之論如春秋著  
法微意所在也若謂國人愛之而恐其或傷則好勇不義之人

人又何愛之有耶至其詞氣之工則姚氏所謂描摹工整鋪張  
亦復淋漓盡致便爲長楊羽獵之祖庶幾能識作者苦心云

樂記

兩駕

車術外兩馬曰駕

如舞

蕭氏述曰五御之法有舞交衡者蓋

於衝不得如舞擊澤也孔氏頴達曰鄭有兩駕孔氏頴達曰  
其言舞者駕也鼓也此古在轂轂國也也。禮孔氏頴達曰  
脫衣見體曰肉袒習孔矣曰袒去褐衣狃也乘黃蔭氏傳曰黃馬之上色明堂位  
孫炎曰袒去褐衣狃也乘黃口周人黃馬裕言吉事乘此  
服孔氏頴達曰車有一輶而四馬駕之中央表也馬行表  
服夾轔者名服馬兩邊名驛馬亦曰驛馬表也馬行者驛  
少次服後急抑語助磬控范氏處義曰磬謂俠之曲縱送葉傳  
如鳴行也急抑磬控如磬控謂控制不逸舍括也葉傳曰  
日櫬覆弧曰送策氏益曰拔矢木也所謂括也亦作磬箭本校  
弦處弧與盾同弓之梢末所謂列也曲禮左手執磬云弓頭

稱劍名斜健劍故集傳驥白雞毛目名曰鶡又謂之弟鶡鶡今所謂烏鵲也阜也慢也發也發矢地釋也朋集傳攜矢箚蓋聚鷹弓喪釋也抱春秋傳作永也與報同

禪韻

馬

叶滿面反

組

舞

月

蔽

叶素苦反

舉

詔

虎

七

所語

狃

十二

叶韻

控

送

同

本韻

搘

補荷反

本韻

射

二

御

六

御

反

本韻

清人

刺

鄭文公

棄

其師

也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翶翔。<sup>一</sup>清人在渭。駟介鼎。麌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sup>二</sup>清人在軒。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

作好。

章三

有清人三章。章四句。序本左傳高克棄師奔陳。鄭人爲賦此詩。

事有明文固勿庸議卽彭消軸或以爲地名或以爲非地名皆不可考惟鄭文公驅高克而使之擁兵在外此召亂之本也卒而師散將逃國得無恙使其反戈相向何以禦之由斯以觀高克亦無能策耳何以見惡於文公耶詩曰翶翔曰逍遙曰左旋右抽中軍作好所謂羈上諸軍直同兒戲卽使作亂亦易制服詩人固早有以知其必不然也若文公者則不能無所議焉故刺之

**翶翔**清邑駕介四馬而被甲也旁馳驅不息之貌二矛备矛夷矛也禽矛長二丈夷矛長一丈四尺笠建英以朱羽爲笠童委而見翶翔過載廡廡貌裔裔引之上廡廡樂左於車上英飾童委而見翶翔之貌廡廡貌裔勾曰翶翔貌左旋右抽策傳左謂御在將軍之左執轡而御馬者也策還車也右謂勇力之士在將軍之右執兵以擊刺者也抽拔刃中軍策傳中軍謂將在鼓下好好容好也

彭<sub>七</sub>旁<sub>四</sub>

英<sub>八</sub>翔<sub>七</sub>通韻

消<sub>二</sub>

麌<sub>九</sub>喬<sub>十</sub>遜<sub>十一</sub>本韻

軸<sub>一</sub>

皆叶音

陶<sub>四</sub>蔽<sub>五</sub>

反抽

櫟教反

好<sub>二</sub>

葉<sub>三</sub>

叶韻

羔裘 美鄭大夫也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sub>一</sub>羔裘約飾。孔武有力。  
彼其之子。邦之司直。<sub>二</sub>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sub>三</sub>

軒

右羔裘三章。章四句。序以爲刺朝陳古以風今也。辨說謂詩竊  
恐未必然。當時鄭之大夫如子皮子產之徒。豈無可以當此詩  
者。但今不可考耳。愚謂此詩非專美一人。必當時益廷碩彥濟  
美一時。或則順命以持躬。或則忠信而事上。或則儒雅以聲和  
皆能正已以正人。不媿朝服以章身。故詩人卽其服飾之盛。以

想其德誼經濟文章之美而咏歎之如此曰舍命不渝者君子安命雖臨利害而不變也曰邦之司直者大臣剛毅有力獨能主持國是而不搖也曰邦之產兮者學士文采高標足以黼黻猷爲而極一時之選也有此數臣國勢雖孱人材實裕故可以特立晉楚大國之間而不致敗此鄭之所以爲鄭也不然詩人縱極陳古以風今亦何與於當時時務之要歟

**羔裘** 大夫衣服也如濡潤澤美也既氏際惟旦此卽諸侯之舍也 淪 飾領傳飾祫袖也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羔裘而以豹皮爲飾也孔甚鮮盛也 娑 三英美稱士之也

產

美稱

**櫟**

**湖**

**侯**

**十一尤叶**

**渝**

**叱叶韻**

**慚**

**十三力直**

**陞**

**本韻**

**晏**

詩六

祭翰十五

彦七

迴韻

遵大路 挽君子勿速行也

遵大路兮。捄執子之祛兮。無我惡兮。不憲故也。一章 遵大路兮。捄執子之手兮。無我覩兮。不憲好也。二章

右遵大路二章章四句此詩當從序言爲正樂傳謂淫婦爲人所棄者固非卽姚氏以爲故舊道左言情者亦未是蓋道左而挽留賢士且殷殷動以故舊朋好之心則豈無故而云然哉呂氏祖諭曰武公之朝釐多君子矣至於莊公尙權謀專武力氣象一變左右前後無非祭仲高渠彌祝聃之徒也君子安得不去乎不憲故也不憲好也詩人豈徒勉君子遲遲其行也感於事而懷其舊者亦深矣此雖無所據而揆時度勢據理言情深得古風人意旨所在不然區區道故常情何煩大聖人之刪而

存哉又曹氏粹中曰申公白生蟲起穆生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歎卽此詩欲留君子之意而詩不言念先王但曰無我惡者訓端而意愈深耳嗚乎可以觀世道矣

捄

也

社

秋也

孔氏

穀達

曰秋是社之

社之末

俱是衣祿

速

速也

張氏

集曰

魏

也

社

本社是

秋之末

俱是衣祿

速

速也

張氏

集曰

魏

也

同與醜

捄

也

社

六魚叶

反

惡

七故

月叶

韻

手

二十

魄

同好十九

節叶

叶

五有魄

同好

許口反

叶

韻

女

曰

鶴

鳴

士

曰

味

旦

子

與

視

夜

明

星

有

燭

將

翔

弋

鳬

與

雋

女曰鶴鳴士曰味。旦子與視夜。明星有燭。將翔。弋鳬與雋。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

雜佩以報之

右女曰鶴鳴三章寧六句此詩人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辭人皆知之矣而序以爲陳古以刺今不知何所見而云然彼其意蓋謂鄭風無美詞耳夫他美者皆述古而惡者皆刺今則變風中無一可取之辭而何以知政治得失耶此詩不惟變風之正直可與關雎葛覃鼎足而三何者關雎新昏葛覃歸甯此則相大以成內功之賢房中雅樂缺一不備也觀其詞義于興視夜以下皆婦人之詞首章勉夫以勤勞次章宣家以和樂三章鼎佐夫以親賢樂善而成其德婦人之職於是乎盡而可不謂之爲賢乎不意鄭俗淫哇之際乃有此中正和樂之音堪與關雎葛覃爲配可見天理人心之善未嘗或忘於兩間聖人刪詩特標

此一篇於舉世不爲之中可謂障狂濶於既倒砥中流以不移必如序言是一往無能回之人心矣而何以爲世勤也

昧旦

古氏祖諱旦列子曰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

明星

爾雅釋天明星謂之司星也毛氏謂天將曉而小星不見惟明大之七

許氏

謂曉星也毛氏謂天將曉而小星不見惟明大之七

周禮

星燭然雖不指爲啓明然將曉而明大者惟啓明耳弋曰周禮司弓矢矰矢萬矢用諸弋射往羣結繖於矢謂之矰缴矰也矰高也取向上射飛鳥之義羽之會射也以弋飛爲網羅之謂結矰以薪取而兔水鳥如鳴琴氏建中雜佩琴側雜佩者左右刺殺之也兔旦野曰兔塞日驚加也雜佩佩五也上稱曰箭丁繫三組貫以瑣珠中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珥末懸一玉兩端皆銳曰衝牙兩方粗半各懸一玉長搏而方曰琚其末各懸一玉如半璧而內向曰璜又以兩組貫珠上繫所兩端下順愛問交貫於珥而下繫於兩瑱行則衝牙觸瑣而有聲也

也遺也

昧旦

十五燭同屬十六

通韻

加舉之反叶韻

宣

四十本韻

始好同本韻

贈五徑順雲同十三通韻

好二十報同本

老九

韻

有女同車 諷鄭太子忽以昏齊也

有女同車 風如舜華 將翱將翔 將佩玉 琪琨美孟姜 淑美且都

有女同行 颜如舜英 將翱將翔 佩玉將將 彼美孟姜 德音不忘

右有女同車二章 章六句小序謂刺忽也衍之者曰忽不晉於

齊後以無大國之授而見逐故國人刺之辨說以爲忽之辭皆

未爲不正至其失國以勢孤援弱亦未有可刺之罪也故集傳

又疑爲淫奔之詩夫曰同車則有御輪之禮曰佩玉則有矩步

之節曰孟姜則本齊族之貴淫奔而越固有若是之威儀盛飾

昭彰耳目乎前人駁之固已甚詳且曰德音不忘是豈淫奔之

謂又不待辯而自明矣然則此詩謂何曰諷忽以昏齊非刺忽

以不昏齊也曰有辨乎曰有刺忽以昏於齊者從事後論之也  
謂忽以宜昏於齊者事前勸之也事後論忽固是勢孤援弱以  
至失國似不昏於齊者爲忽失計追後文婁淫亂幾覆魯國則  
不昏於齊者又未嘗不爲忽幸事前勸忽則不過爲援助計是  
彼美孟姜者又安知其後之淫亂如是乎故首章言其美且都  
次章言其德音不忘蓋欲諷忽以速娶之耳後世李延年歌於  
漢武帝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  
豈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亦是此意然忽已辭昏而詩  
仍存者一爲忽惜一爲忽幸而終以忽之辭昏爲有見也而又  
何刺乎

女同車

或謂同車爲親迎又謂任婦之從嫁者皆非無論  
同車非親迎禮忽已辭昏又何從嫁之有此當是

初叢昏時齊也盛飾數女以姓  
忽詩人卽所見以咏之而已

笄陸氏嬪旦笄一名木檣一名

笄一名簪齊魯之間謂之王

蒸五月始舉故月

孟姜指文姜也同車雖數女而

孟姜孔氏頌達

令仲夏木槿榮

孟姜以文姜爲主故特著之

都孔氏頌達

好闋習之言司馬相如  
上林賦云妖冶閑都

關雎

車

輶六麻叶

莘芳無反

琚六

都

此叶韻行駒英入翔將姜忘

七益

關雎

車

輶六

都

此叶韻行駒英入翔將姜忘

七益

山有扶蘇刺世美非所美也

山有扶蘇隰有荷蕕不見子都乃見狂且一山有樞松隰有游龍  
不見子充乃見狡童二

右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小序謂刺忽無據大序謂所美非美  
然庶幾近之然不必定指忽也夫天下妍媸莫辨是非顛倒以  
至覆家亡國而自殺其身者亦豈少哉詩人不過泛言流獎衆

以爲戒故藉草木起興以見山之高固有扶蘇亦有橋松喻之  
卑固有荷萼亦有游龍大小互見美惡雅陳要在采之者辨之  
而已子都子充之美與狡童狂且較其妍媸宜若易辨也然有  
時亦見狡童狂且爲美而不見子都子充之美者則何以故是  
非混則妍媸莫辨耳有天下國家責者尤當三復而細咏之此  
亦目前至理勿容穿鑿而附會者序固謬執涉於附會然猶未  
至如集傳直以爲淫女戲其所私者之猥褻不堪也

扶蘇毛傳謂小木非也蓋子都等凡木子都古之狂亂人也  
葉扶蘇乃茂木耳子都美男子借以爲喻狂惡也游橋松葉傳上竦無枝游龍張子曰龍是葍草其枝幹樸草云葍草一名鵠頸如子充不見  
大卽水紅也亦以美著也狡童狡猾小馬也而

蘇七葉六廣叶都七

虞六廣叶都七

充二同

松二同

冬龍

充一童同通

韻

蕡兮諷朝臣共扶危也

蕡兮蕡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一蕡兮蕡兮風其深女  
叔兮伯兮倡予要女二章

右蕡兮二章章四句序謂刺忽未始不可然必曰君弱臣強不  
倡而和則非詩意詩言叔兮伯兮是以倡予者望諸叔伯大夫  
矣而何以謂之爲忽耶集傳則更以爲淫女之詞天下行淫之  
女豈有呼叔而又呼伯者且叔伯何所倡而女又何所和言之  
不徒汚人齒頰詎可以之釋經此詩解者雖多要以嚴氏祭之  
言爲近曰此小臣有憂國之心呼諸大夫而告之言槁葉風吹  
不能久矣豈可坐視以爲無與於已而不相與扶持之乎叔伯

諸大夫其亟圖之忠無其倡不忠無和之者蓋小臣有憂國之心而無救君之力大臣有扶危之力而無急難之心當此國是日非主憂臣辱之秋而徒爲袖手旁觀者盈廷皆是以故義舊忠貞不見諸大臣而激於下位也忽之世權臣專擅國君微弱苟一煽動如風吹殘萍何能久存然萍去而附諸草以爲命者亦難自立故不如早爲之備先發以制人也惜乎小臣有是心而無是力則不得不呼諸叔伯大夫而告之矣故以是詩而屬忽世其亦可矣

萍毛氏莫旦萍槁也孔氏頤違旦七月云十月既萍傳云落也然則落葉謂之萍此云萍槁者謂枯槁乃落也

要成也

四和二十一首叶韻 漂萍要 同本韻

詩經卷之三  
校童 慶君爲羣小所弄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一章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二章

右狡童二章章四句序謂刺忽呼君爲狡童者無禮固屬非是卽或謂指祭仲則祭仲在當時年已老亦殊不類昔人已辨之集傳又謂淫女見絕而戲其人之詞曰悅已者衆子雖見絕未至於使吾不能餐與息也則不惟未至之義詩無其文卽悅已之衆詩亦並無其意不知何以見爲淫女反言以戲其人也大抵狡童者僉壬宵小之謂扶蘇章之狡童狂且卽此章之狡童也國君所用非人恃誠而驕目無朝臣也久矣言不屑與況同食哉大臣憂之而無如何乃私相憤恨曰彼狡童之不與我言

且食也無足爲怪特所慮者君耳。吾爲君故至不能餐又不能  
息。是寢食俱廢矣。向非雜君之爲而誰爲哉？詩意甚明。何至疑  
忽又疑仲而竟至疑爲淫女所私之人耶？特是作於何朝何代  
則不可考。

集解  
息按

歸言十三餐十四通韻 食嘵十三思 同本韻

褰裳 恩見正於益友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一章子惠  
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二章

右褰裳二章。章五句。小序曰：恩見正也。而不言其見正之故。大  
序遂以忽突爭國事實之曰：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

於是又有以狂童指突者亦有以狂童指桀仲者桀傳則云淫女語其所私者皆誤誕狂童爲狂且狡童耳童而曰狡則爲狡猶小兒也無疑狂僅曰狂則爲醜惡狂人也亦無疑若夫狂童何狡之有亦何狂之足慮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不知所以裁之是狂童者後生有才而未知所裁之稱以其不知所裁故思所以裁之此名師益友之未可以一日無也詩人有望於良友之裁成其子弟也故遺之以詩曰子弟之待正於君也久矣子其惠然恩我而來臨乎潦消雖慄一寒裳可涉渡也若其無意則豈無他人之相覩益善乎抑豈無他士之砥礪於成乎而無如子弟輩之狂曰見其狂而未知所裁者非子不能正其狂也子慎勿辭焉也可自來此詩無是解者愚循文按

義當如是耳不然左傳子大叔之歌是以餕韓宣子而宣子能無怪之耶

**惠** 愛

**潦** 鄭水名水經灌水出鄭縣西北南入于洧水陸氏

**洧** 亦鄭水名梁氏益曰地理志云洧水出鄭縣水出杜陽也

東南至長平入颍今汴梁之洧川縣也近鄭州

**擗** 撩

十一人同本韻

同本韻

丰 悔仕進不以禮也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君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衣錦裘衣裳錦裘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一裳錦裘裝衣錦裘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右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此詩斷非淫詩也何則以男之俟女也則至乎堂上矣女之歸男也則與伯叔偕行矣堂

上非行淫地叔伯豈送淫人耶又況車馬禮服具備則更非淫  
卉之際可知以爲女子子歸自咏之詩朱氏則俟巷俟堂錫竟  
歸耳又何不送不將之悔乎是邪正二說均不可通故序云刺  
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偶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然詩云駕予  
與行駕予與歸則又何嘗不和不隨耶總之詩意前悔不行後  
被強歸此中必有他故詩既不言事亦難考愚意此必寓言非  
咏昏也世衰道微賢人君子處不仕朝廷初或以禮往聘不  
肯遂行後被敦迫駕車就道不能自主發憤成吟以寫其胸中  
憤懣之氣而又不敢顯言貞禍故借昏女爲辭自悔從前不受  
聘禮之慢以致今日而有敦促之辱仕進至此亦可矜已不然  
怪禮縱缺亦何至勞侯乎堂而女不行耶

丰

豐滿廣其  
殺之揚也

同

盛壯亦送

裘

禪也鄭氏康成曰以禪殺  
爲之中衣裳用鵠而上加

釋穀謂惑人  
之妻嫁服也

牛

二冬叶  
芳用反

卷

三轉叶  
胡賓反

送

一叶韻

同

本韻

七行

同本韻

衣

五歸同

本韻

東門之墠

有所思而未得見也

東門之墠茹蕙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東門之栗有蹊家室  
豈不爾思子不我卽二章

右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此篇乍玩似淫詩故自序傳來無不  
目爲淫矣然有謂女奔男者亦有謂男求女者就首章而觀曰  
室通人遠者男求女之詞也就次章而論曰子不我卽者女望  
男之心也一詩中自爲照答而均未謀面則必非淫者自作可

知古詩人多託男女情以寫君臣朋友義臣之望君堂靡雖近天威甚嚴有不可以繕進者君之責臣則如唐元宗云卿自不仕奈何誣我是君又未嘗不有望乎臣也至朋友兩相思念更不待言詩中有懷想情而無男女字又安知非朋友自相思念乎且宋邇人遠頗有高人雅士跡迴市城心出塵表氣象故此詩雖不敢遠定爲朋友辭亦不敢隨聲附和指爲淫詩故但曰有所思而未得見之辭云耳然有所思而不得見遂無求見之心則雖謂之辟情止義也可而何淫之有哉

集解

壠

集傳

壠

除地

叩叩者梁氏益曰

壠

去草

曰

茹蘚

草也封土爲墳除地爲壠叩叩者有叩吐也

茹蘚

陳氏曰

茹蘚

茹蘚

蘚

封土爲墳除地爲壠叩叩者有叩吐也

蘚

草也

蘚

人謂之苔今圃人或作蘚

蘚

郭氏琰曰

蘚

行列

蘚

種蒔貨殖傳云庖苦千石亦比千乘之家

蘚

壠

十六

壠

十三

壠

通韻

栗四室

目卽上三通韻

栗四室

目卽上三通韻

栗四室

目卽上三通韻

栗四室

深宵風雨誰家話  
直不覺情暖我心  
未已此何如友誼  
耶雨乃以爲然也  
豈不定極

風雨 懷友也

風雨淒淒鶴鳴喈喈。旣見君子云胡不瘳。一風雨瀟瀟鶴鳴膠膠。二旣見君子云胡不瘳。三風雨如晦鶴鳴不已。旣見君子云胡不瘳。

章三

右風雨三章章四句此詩自序傳諸家及凡有志學詩者亦莫不以爲思君子也獨朱傳指爲淫詩則無良甚矣又何辨耶且鄭本國賢士大夫互相傳習燕享之會至賦以言志使眞其淫似不必待晦翁而始知其爲淫矣獨序以爲風雨喻亂世遂使詩味索然不可以不辨夫風雨晦冥猶處無聊此時最易懷人况故友良朋一朝聚會則尤可以促膝談心雖有無限愁懷渺結莫解亦皆化盡如險初夷如病初瘳何樂如之此詩人善於

言情又善於即景以抒懷故爲千秋絕調也若必以風雨喻亂世則必待亂世而始思君子不遇亂世則不足以見君子義旨非不正大意越反覺索然故此詩不必定指爲忽突世作凡屬懷友皆可以咏則意味無窮矣

增

減氏陳恒曰增爲東聲和初夷平也

張氏榮曰毛傳以夷爲悅心悅則夷

平晏則

增減氏陳恒曰膠膠同聲高大也

嚴氏榮曰聲聲連繫也

言積思之矣如晦

減氏陳恒曰如晦正寫其明也故曰如晦恒

王此而愈也如晦其爲如晦則湊湊滿時尚可知詩意如

此無人領會可與已止也

羅氏陳恒曰猶三鳴心賞者如何如何已後天將曉相教不已也

接入齊

增九夷支通韻滿

蕭氏陳有十一尤叶韻麻

呼消反已四喜同叶韻

子矜傷學校廟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韻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卽佻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右子衿三章章四句序謂刺學校廢也唐宋元明諸儒皆主其說而集傳獨以爲淫詩迨至白鹿洞賦又云廣齊衿之疑問仍用序說是是非之心終難昧矣姚氏際恒以爲刺學校無据疑亦恩友之詩玩縱我不往之言當是師之于弟子也恩謂序言原未嘗錯特謂刺學校則失詩人語氣此蓋學校久廢不脩學者散處四方或去或留不能復聚如平日之盛故其師傷之而作是詩曰學問之道未可孤陋自安也今學校廢久矣予不能再赴講席而廣教思彼青青子衿者相從有素能無繫予心哉

然予縱不能與諸及門互相助益諸及門尊聞行知各有淵源  
甫不思日來吾前以嗣吾德音耶其所以不來者吾知之矣年  
少佻達日事登臨或城或闕遊縱自恣則其志荒矣此吾所以  
憂思刻不能忘則雖一日之暫違不啻三月之久別予之心念  
及門也爲何如哉

青純無色孔氏顓達曰衿色雖一青而重言青青者古  
人之復言也下言青青子佩謂青粗絞耳都人士狐  
以疾黃黃謂炎色黃耳深衣云具父母衣純謂之  
孔氏顓達曰衿與襟音

衿十二心音疎本韻佩十一隊叶思支來仄叶韻達

易七  
闕六  
月月  
通韻

揚之水  
闕疑

撝之水不流東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淫女  
揭之水不流東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章  
右揭之水二章章六句此詩終不可解序以爲君子闕忽之無  
忠臣良士終以死亡然詩云終鮮兄弟維予與女是兄弟二人  
自相告誡之辭非言臣與士也且忽兄弟甚多不止二人何以  
云維予與女曹氏曰左莊十四年忽與子儀子亹皆已死而原  
策謂厲公曰莊公之子猶有八人不得爲鮮然則非閼忽詩明  
矣至集傳則以爲淫女相謂其所私之言其於兄弟字更不可  
通昔人辨之已詳蓋不多贅竊意此詩不過兄弟相疑始因讒  
而繼乃悔悟不覺愈加親愛遂相勸勉以爲根本之間不可自  
發譬彼弱水難流東薪兄弟相猜本實先擾又況骨肉無多維

予與女何堪再離女豈謂人言可信哉他人雖親難勝骨肉人  
實逼女以遂其私而已矣慎無信人之言而致疑於骨肉間也  
語雖尋常義實深遠故聖人存之以爲世之凡爲兄弟者戒若  
必求其人其事以實之則當闕疑以俟知者

廷與詒同社氏  
預已延女也

楚六  
詩女同本韻 薛十一人信疎本韻

出其東門 不慕非禮色也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一章  
出其闔閭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如蕡聊可與娛二章  
右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序謂閨亂也公子互爭兵革不息男  
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然詩方細咏太平遊覽絕無干戈

擾攘男奔女竄氣象序言無當於經固已集傳云人見淫奔之女而作此詩是以如雪如荼之女盡屬淫奔亦豈可哉晦翁釋詩隨口而道並未暇思於此可見此詩亦貧士風流自賞不屑屑與人等芳迺豔一旦出遊睹此繁華不覺有慨於心以爲人生自有伉儷雖荆釵布裙自足爲樂何必妖嬈豔冶徒亂人心乎故東門一遊女則如雲而又如荼終無一人翳我心懷豈矯情乎色不可以非禮動耳心爲色動且出非禮則將無所止詩固知足亦善自防哉

集解

縞白緝也孔氏新述曰廣雅云縞謂繒也儀園策云強晉

青色之小別青而薄兵復京旦案禮記左佩紩帨帨卽巾後白爲文草之色巾也此山宜爲佩巾或以爲婦人賓頭之巾員與云同闕曲城也諺此來屬北門之外有闕城臺毛氏義英訓城回曲以障門者謂之闕也茶目茶英三十六種之三

茶也。孔氏荅達曰：茶是草秀出之穂，言英榮者，是白數葉語黃地之會，自當白秋宋甲，白羽之始生之如荼。李氏楊曰：禮樂志曰：頌如荼，應邵曰：荼野，管白華也。

頌歸古曰：管茅也。言其色如茅茶之柔也。

標韻門文十二雲月存元十三巾計費通韻閨虞茶月且無憇

日嫁七通韻

野有蔓草朋友相期會也

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一章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二章

右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小序曰思遇時也庶幾得之大序又

衍爲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則

明明附會說矣迨至集傳則言野田草露之間男女邂逅私相

苟合以適已願愈解愈紛愈不成語然循文按義男女邂逅固

似苟合而與子偕臧又豈苟合者所能言哉況其詩兩見於左傳鄭享趙孟而子太叔賦此趙孟以爲受其惠鄭儀韓起而子儀又賦此宣子以爲孺子善哉吾有望矣一見於韓詩外傳孔子遭程木子於郊傾蓋而語顧子路東帛以贈子路對曰士不中道相見孔子乃詠此詩以曉之是皆取士君子邂逅相遇爲義有美云者猶簡兮之解彼美于旄之咏彼姝云爾若如晦翁所言縱不爲鄭卿地獨不爲孔子地乎是知此詩必爲朋友期會之詩無疑士固有一見傾心終身莫解片言相投生死不渝者此類是也又何必男女相逢始適願哉

邂逅

不期而會也

換韻

淳上

充反叶

婉阮

十三願

十四願叶

五達反

叶韻

濃耽

揚臧

毫本

韻

澆洧 詩淫也

澆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蕘兮女曰觀乎士曰旣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謳贈之以勺藥一章澆與洧  
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旣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謳贈之以勺藥二章

右澆洧二章章十二句序謂刺亂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此詩及出其東門正敍鄭俗游墮之盛何云刺亂使兵革不息男女相棄豈尚有采蘭贈勺事耶故辯說以爲鄭俗淫亂乃其風聲氣習流傳已久不爲兵革不息男女相棄而後然也庶幾近之矣然集傳又以爲淫奔者自敍之詞則非姚氏云竊申

士文字甚多非士與女所自作明矣蓋刺淫非淫詩也此詩人  
自敘其國俗如此不必言刺而刺自在想鄭當國全盛時士女  
務爲游觀荷花地多耕稼人少每值風日融和良辰美景競相  
出游以至蘭勺互贈稱爲美談男女戲謔恬不知羞則其俗流  
蕩而難返也在三百篇中別爲一種開後世冶遊豔詩之祖聖  
人存之一以見淫詞所自始一以見淫俗有難終殆將以爲萬  
世戒不然鄭聲淫爲聖王所必放而又何存乎

蘭勺浪漢

春水盛貌經氏德明曰漢韓詩作徂浪文  
作汎王氏應講曰三月桃花水下之時

秉蘭

顧氏曰蘭香草也葉狀如蕙根曰秉蘭者禱內則佩帨蕙蘭男女皆  
佩容與也秉者身秉之不必定是乎執也集傳以秉蘭爲采蘭  
尤誤蘭生谷中豈生水中乎且手  
中既秉蘭又秉勺以謂亦不合矣勺樂

劉氏釋曰木草注曰勺  
木勺樂疑氏際恒口集傳又謂勺樂香草也亦釋勺樂卽今牡丹  
丹古名勺樂自唐元宗始得木勺樂于宮中因呼牡丹其花香

俱葉不香何得混云否草子相將  
寒後說卽所謂木勺琴也

劉說殿也將也

魏晉

于元反叶

南朝叶韻

乎七且六通韻

樂十諺葉

同英本韻清八盈同本韻

## 以上鄭詩凡二十一篇

宋鄭風古目爲淫今觀之大抵皆君臣朋友師弟夫婦互相思慕之詞其齊淫詩者僅將仲子及漆酒二篇而已然非復舊錄存復昔日之鄭矣其後消一篇尚存不刪者存故亦貞女謫男之詞蓋非淫者所自作何得謂爲淫耶然則聖言非歎藻情則刺淫非淫者所自白作何得謂爲淫耶然則聖言非歎藻意鄭風實深但經刪定淫者汰而美者存故鄭多美詩蓋非教之切鄭錄存倒君聲存倒淫之篇末用爲戒耳此所謂放鄭詩悉也宋儒不察但謂鄭詩悉斥爲淫者存故其爲鄭實詩蓋前聖世一人之志誠恐利於人當出尊上而無人昭鑒之者此豈一時忠臣賢士義夫烈婦互相思慕之詞無不以柔中漢凡一詩雖雅故於

詩經原始卷之五終

隴州門人李沖霄校字